

许宏盛剧作选

XU HONG SHENG JU ZUO XUAN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内 容 说 明

许宏盛是新时期涌现的一位有独立探索和艺术理想的中年剧作家。本集子收入了他在这十年间创作的话剧《急流》、《网下情丝》、《恨海奇光》、《广州惊雷》四个剧本。

剧作家贴近生活，贴近社会，在现实主义戏剧传统的基础上努力探索求新，反映了时代的生活，体现了强烈的社会意识。作品生活气息浓郁，戏剧情节、结构安排自然流畅，可读性强。

责任编辑：纪双鼎

许宏盛剧作选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

(邮政编码：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彩虹印刷厂 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

266千字 12印张 4插页

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500册

ISBN 7-104-00394-0/I·145

新登：(京)字第150号

定 价：6.90元

目 录

序.....	吴 雪 (1)
急流 (八场话剧)	(1)
网下情丝 (九场话剧)	(77)
恨海奇光 (十场话剧)	(167)
广州惊雷 (九场话剧)	谭仪元 许宏盛 (261)
许宏盛剧作 艺术评析	葛芸生 (357)

(八场话剧)

急 流

(根据林经嘉同名小说改编)

人 物

丁 一——男，五十二岁，南华农机厂党委书记。

何雪菲——女，四十岁左右，财务科副科长，丁一的前妻。

官淑玉——女，约五十岁，丁一现在的妻子。

刘 裕——男，约六十岁，南华农机厂厂长。

包连义——男，五十多岁，南华农机厂党委副书记。

殷秋菊——女，三十余岁，党委办公室秘书。

宇文刚——男，约三十岁，厂长助理。

苏定海——男，五十多岁，南华市市委书记。

文志远——男，三十余岁，南华厂的车间主任，后当厂长助理，何雪菲现在的丈夫。

马师傅——男，老工人。

小 马——马师傅的儿子，青年工人。

副厂长、女出纳、老工人，及若干工人群众。

时 间

1980年至1983年。

地 点

南华市。

第 一 场

〔某天上午。第五车间与厂部办公楼之间的空地。

〔听得见稀稀落落的机器声，汽锤沉重的撞击声。

〔一列火车吼叫着急驰而过，顷刻之间，便去得很远。

〔幕后忽然爆发出一阵哄笑声，几个青年工人粗野地笑着、喊着，推着部小平板车猛冲了出来。站在车上的小马紧紧扶着车把，吓得面如土色。他伺机跳下了车，其他青工立即左右堵截。

宇文刚 赶快爬！爬！

青工甲 小马，乖乖地爬吧！（忍不住笑）学狗爬，哈！

宇文刚 （威胁地）你爬不爬？

小 马 好好，我爬，爬……（爬了几步）

〔青工甲得意忘形地跃到小马的背上，被小马猛地掀了下来。众大笑。

小 马 这行了吧？

青工甲 不行，还得爬！

青工乙 小马，你该知道不爬的后果啊！

小 马 又来这一套了！别耍流氓好不好……

〔众突然一拥而上，擒住小马。周围有人呐喊助威，小马拼命挣扎。〕

〔殷秋菊上。〕

殷秋菊 别闹了！你们别闹了！

〔众不理她。〕

殷秋菊 （向观众）咳！上班打打闹闹不干活，在我们厂可是家常便饭。谁去管？谁敢管？现在谁怕谁呀！（下）

〔马师傅上。〕

马师傅 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

宇文刚 老马师傅，我们要让你儿子凉快凉快。

小 马 他们要扒我的裤子，爸爸！

〔众笑。小马乘机挣出重围。〕

马师傅 瞧，你们这哪儿像个工人？快回车间干活去吧。

青工乙 干什么活呀，老马师傅？

青工甲 老马师傅，这个月咱还有没有奖金发呀？

〔文志远与何雪菲上。文志远见状，正欲绕路而走——〕

小 马 哟，文主任来了！

青工甲 文主任，你来得正好，大伙想问问这个月有没有奖金发？

文志远 我怎么知道？

青工甲 你老婆是厂里的财务科长，你会不知道？

青工乙 （指着何雪菲）你文主任是公不离婆，秤不离砣的，你会不知道？

〔众大笑。

文志远 哎哎，你们别胡说！她是财务科长，我这是领着她来审核我们车间的大修计划的。

青工乙 文主任，你就别解释了！

何雪菲 真拿你们没办法。走！（与文志远同下）

马师傅 （对众）别闹了！没活干，还想发奖金？年纪轻轻的，抓紧时间看看书，学习学习。要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嘛！

〔丁一上。他远远地站着，不声不响。

青工甲 老马师傅，前途前途，有钱就图，理想理想，有利才想嘛。

马师傅 混帐话！

宇文刚 谁混帐？谁把工厂搞成这么乱，那才叫混帐！

青工乙 宇文刚，真高见！

〔众呼应，起哄。

〔刘裕出现在后面。

刘 裕 别闹了！什么高见低见，混帐混蛋的，骂谁呢？在这个时候能把厂子搞成这样就算不错了。谁要是本事，让他来试试。哎，老丁，别转了，到办公室来，咱们聊聊。

丁 一 不了，我再转转。

〔刘裕下。

青工乙 嘿！老刘头发什么邪火？

宇文刚 丁书记，听说这几次党委会上，你在跟刘厂长斗法？

结果如何？

众 对，你说说！

丁 一 先不说这个。我问你们，参加改革试点的问题，你们车间讨论了没有？

青工甲 讨论了。

丁 一 怎么样？赞成还是反对？

马师傅 我反对。丁书记，眼下能给厂里找点活干就比什么都强。你呀，别出那么多歪点子了，没用！走，都回车间干活去。

〔文志远上。

文志远 走吧，回车间去吧！

宇文刚 走！

〔众下。

文志远 丁书记，这您都看见了，生产任务吃不饱，一个月就十来天的活，人一闲下来就打打闹闹，这有什么办法？

丁 一 唔，年轻人，精力旺盛嘛。文主任，你对改革怎么看？

文志远 我？我是想，改一改，总比不改强。

丁 一 我看，你们车间的年轻人积极性很高。改革试点一铺开，我就拿你这个车间当试点，怎么样？

文志远 这……我还有点事，我……（下）

〔殷秋菊上。

殷秋菊 （向观众，指指丁一）他总算有点空了。唉，要想找他签个字办点事，就得跟着他满工厂转。他呀，最近总是这样，走走，看看，不声不响。可是，看来，他要

挑事了。看看他的眼神，就像一头正在寻找猎物的老鹰，深藏不露的时候，正酝酿着一个大的行动。等着瞧吧……（转对丁一）丁书记，请你签个字。

丁 一 （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）小殷，财务科的那个科长姓什么？

殷秋菊 姓何，何科长。

丁 一 我叫他们搞的经济测算表，为什么还不送来？

殷秋菊 我早就通知她了，还没送来吗？何科长可不是这么办事的人啊。

丁 一 叫她马上来见我。

殷秋菊 好。（下）

〔小马、宇文刚同上。〕

丁 一 宇文刚，等我一下。

宇文刚 找我？……小马，你先走。

〔小马唱着歌下。〕

丁 一 小伙子，你这个技术能手想不想当一名管理能手？

宇文刚 管理能手？

丁 一 对，改革搞起来以后，我准备成立个TQC办公室。

宇文刚 TQC？

丁 一 知道什么是TQC吗？

宇文刚 T——全面；Q——质量；C——管理——全面质量管理。

丁 一 完全正确。这个办公室一成立，就由你来挑头，怎么样？

宇文刚 我？我怕干不了。

丁 一 你干得了！小伙子，我可是对你作过调查的，你是我

们厂连续四年的超产能手、技术标兵。业余时间还学过齿轮学、技术管理学,对吧?要是我没有看错的话,你还是这帮年轻人的精神领袖嘛。

宇文刚 怎么见得?

丁 一 刚才起哄,是不是你指挥的?哈哈!

宇文刚 丁书记,你看看我们这个厂子,就像一台转动不灵的烂机器。你是想让我充当润滑油的角色吧?

丁 一 不,不是润滑油,是传动轴。

宇文刚 传动轴?

丁 一 是的,强有力的传动轴!

宇文刚 那动力呢?

丁 一 我给!

宇文刚 (停了一下)好,我试试看。

丁 一 说定了!小伙子,你马上帮我办两件事:第一,制定全厂的生产质量管理条例;第二,我准备撤出一批人到全国各地去找饭吃,你马上到销售科去查一查,把全国各地和我们厂有联系的单位列一份清单给我送来。

宇文刚 我这就去办,今晚交到你手。

丁 一 好。等等,这事暂时不能公开,严密点。

宇文刚 知道了。(下)

〔何雪菲上。

何雪菲 丁书记,找我吗?

丁 一 (回头一看,愕然)你……雪菲?

何雪菲 (苦笑了一下)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何科长。

丁 一 噢!原来是你……你怎么会在这儿?

何雪菲 海面再宽，也有撞船的时候。我调到这儿已经六年了。

丁 一 这么说，那封匿名信是你写的？

何雪菲 （一愣）怎么，你没有认出我的笔迹？

丁 一 没有。没认出来。说实在的，我在转业等待分配的时候，有好几个单位供我选择，可一接到那封信，警告我千万别到这南华厂来，这反倒坚定了我来的决心了。

何雪菲 那么，以后我们就以素不相识的同志的身份相处吧。

丁 一 这倒是个明智的办法。小红她怎么样？还好吗？

何雪菲 小红她挺好。

丁 一 那你呢？这几年——

何雪菲 我说，关于我个人的生活情况，请你不要打听。（停了一阵）谈工作吧。

丁 一 好的，谈工作！（掏出一份文件）省里正要组织八家企业参加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，采取的形式是“以税代利，自负盈亏”。请你根据这个方案马上做出各种经济测算。

何雪菲 股秘书已经告诉过我了。（盯住他）怎么，你真的准备参加改革的试点？

丁 一 要看到你的测算结果，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。

何雪菲 （沉默了一会）测算的结果，你什么时候要？

丁 一 越快越好，今天务必交到我手里。

何雪菲 好吧。（欲下，忽又回头，压低声音）我做测算表的事，请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

丁 一 （愣了一下）……好吧，一言为定！

〔刘裕、包连义上。〕

何雪菲 （点点头）刘厂长！包书记！（匆匆下）

包连义 老丁，市委的通知你看了吧？要派一个党委委员去党校学习半年，你说派谁去？

丁 一 明天上午的党委会一块研究，来得及吧？

包连义 明天——还可以。

刘 裕 老丁，明天开会的议题——

丁 一 研究决定是否参加改革的试点啊，不是已经通知了吧？

刘 裕 是通知了。可是，自负盈亏的问题，昨天的党委扩大会议上不是专门讨论过了？几乎是一致反对的嘛。

丁 一 那要看有没有道理。

刘 裕 （耐心地）我说老丁，这改革嘛，中央和省里的精神都是对的。可你刚来不久，对厂里的情况还不了解，有些事情不是光凭我们的主观愿望就能办到的。

包连义 老刘说得对。自负盈亏是什么新鲜玩艺儿？那也叫改革？那是那些公社厂呀、街道厂呀，那些杂七杂八的杂牌军才搞的。我们是堂堂的国营大厂，也要搞自负盈亏？那还不是倒退呀？老丁，咱们千万不要自己降低自己的身份。再说搞这些玩艺儿，搞好了没奖，打破了，要赔的。

刘 裕 老丁，这个厂是我一手建起来的，干了十几年了，一直是稳稳当当的。你倒好，一来就想赶时髦玩新潮啊。这可是直接关系到全厂一千多人的饭碗，不是开玩笑的！

包连义 是啊！

丁 一 我想过了。我想，我们这个厂要想有点起色，就必须

要置于死地而后生。

刘 裕 就怕真死了，这口气再也缓不过来。

丁 一 现在是一口什么样的气？半死不活的，都快奄奄一息了！

刘 裕 你急什么？等着吧，等到国家的任务一下达，我一按电钮，机器照样转。

丁 一 那等到哪天算哪站？

刘 裕 老丁，你是党委书记，刚才那乱糟糟的场面你都看见了吧？我说呀，你还是多抓一抓思想政治工作吧，生产问题嘛，有我这个厂长，你就不用多操心了。

丁 一 我不抓空头政治。把这个厂的生产搞上去，彻底改变这个厂的面貌，这就是我的政治。

刘 裕 那么说，你真的要搞“自负盈亏”了？到时候全厂乱了套怎么办？

丁 一 现在就不乱么？现在是乱得毫无道理！

刘 裕 那好吧，那就让它乱个够！（转身就走）

丁 一 那明天的党委会……

刘 裕 （停住）我认为没有开的必要！

丁 一 （冲动地）老刘！……

〔冷场。〕

包连义 （调解地）老丁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

丁 一 老刘，这样行不行，把全厂职工大会改在明天开。反正我们要解决生产任务不饱满的问题嘛。明天这个大会你来主持，我作动员。怎么样？

刘 裕 （犹豫了一下）好吧，那就开吧。

〔收光。〕

第 二 场

〔当天晚上，丁一的宿舍里。

〔殷秋菊出现。

殷秋菊 本来嘛，这生产和经营管理的事情，应该是厂长管的，书记干嘛要插手呢？可是，厂长要稳稳当地守摊子，书记却很不安分，总有一种探求和冒险的欲望。这两个人放在一起，能不发生碰撞吗？丁一发现，一种相当顽固的保守意识和惰性，存在于许多人的灵魂深处，并且织成了一张严密的、无形的网，往往使你寸步难行。他是下决心要整治一下这种惰性的。看吧，丁一正在调兵遣将加紧部署了！（隐去）

〔丁一在灯下翻阅着材料。

〔稍顷，何雪菲上。

丁 一 哦！请进，请进来！

何雪菲 （进了门）等急了吧？项目太多了，刚刚搞完——这是省府的文件，——这是测算表。

丁 一 （接过文件和测算表）好，好……坐，坐一会儿！……

（走到桌前，专心地翻阅着表格）

〔何雪菲没有坐，拘谨地站在一旁，暗暗地打量着房间里的一切。她看见椅子上堆满了书报杂物，便习惯地随手收拾着。

丁 一 （转过头来）我说——

何雪菲 （连忙缩手，低下了头）啊？……

丁 一 （小声地）对不起，这太乱了，我还是过去的老毛病……我说，这份测算表作得太漂亮了。真没想到，几年不见，你都成了财务专家了。

何雪菲 丁一，你非得要参加改革试点不可么？有没有把握？

丁 一 带兵打仗，有七分把握，指挥员就该下决心了。看了你的测算结果，我有八成把握了。

何雪菲 测算了又有什么用？听说刘厂长他们是坚决反对的。

丁 一 盲目的反对，毫无道理。

何雪菲 可是，你得明白，搞自负盈亏确实要冒很大的风险。

丁 一 我有这个思想准备。

何雪菲 你呀，还是那个脾气。

丁 一 你不是说过吗？我这个人啊，喜欢制造自我危机。

何雪菲 那好，那你千万不要把我拉到你的嫡系部队里去。

丁 一 你这是什么话？这是工作。你是财务科长，我是党委书记。

何雪菲 “党委书记”！你怎么就不想想前几任党委书记怎么会干不下去的？你刚来，不了解这个厂的复杂情况。什么派性，什么地方主义，都绞在一起，谁都说不清楚。可是关键还是你们领导之间的问题，我可不想卷进这个漩涡里去。对了，我作测算表的事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

丁 一 哈哈！

何雪菲 你笑什么？

丁 一 你呀！……好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哎，你能不能再